



包法利夫人

BAO FA LI FU REN

[法] 福楼拜 著
钱治安 译

世界文学名著丛书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7423144

I565.44

F750

包法利夫人

BAO FA LI FU REN

[法] 福楼拜 著
钱治安 译



742314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包法利夫人/(法)福楼拜著;钱治安译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

(世界文学名著丛书)

ISBN 7-5354-2384-1

I.包…

II.①福…②钱…

III.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

IV.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6560 号

责任编辑:罗公元 责任校对:邓 薇

封面设计:王祥林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孝感日报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2.75 插页:2

版次: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50 千字

印数:1—8000 册

定价:16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内 容 简 介

小说《包法利夫人》是法国文学大师福楼拜（1821 - 1880）的代表作，初次发表于1856年。

爱玛是农庄主的女儿，在修道院受过教育，也偷偷看过不少浪漫小说。她怀着对爱情的美妙憧憬结婚，成为包法利夫人。嫁给乡镇医生夏尔·包法利以后，爱玛的幻想很快成为泡影，因为丈夫才不出众，思想平庸。爱玛偶尔参加了一次贵族舞会，便对上流社会的奢华羡慕不已，强烈的反差使她觉得现实生活十分无聊。夏尔为了满足爱玛，迁居永镇行医，与药剂师奥梅为邻。爱玛在永镇遇到青年书记员莱昂，两人一见如故，情投意合。莱昂为了摆脱精神苦闷，决定去巴黎深造。百无聊赖的爱玛又认识了附近的农庄主鲁道夫。在情场老手鲁道夫的勾引下，爱玛成了他的情妇，她向鲁道夫提出私奔国外，但鲁道夫由热而冷，最终弃她而去。爱玛为此大病一场。夏尔为让爱玛散心，陪她进城看戏，偶遇爱玛一度心动的莱昂。两人旧情复燃，爱玛每星期都要借故进城同莱昂幽会。爱玛为偷情而挥霍家产，并常常向奸商勒赫赊账举债，勒赫捏住爱玛的把柄，逼债未果，便通过法院张贴布告，宣布爱玛再不偿还，就要扣押其财产。

陷入困境的爱玛四处求助，包括两个情人，岂料他们无不推诿搪塞。爱玛走投无路，吞服从药店弄到的砒霜，痛苦地离开了人世。

包法利夫人
外省风俗

Gustave FLAUBERT
MADAME BOVARY

本书根据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,
1999 年版本译出

献 给
路易·布耶^①

① 路易·布耶（1821～1869）：法国作家，福楼拜的挚友。

目 录

第一部.....	1
第二部	75
第三部.....	259

第一部

我们正在上自习，校长进来了，后面跟着个没穿校服的新生，还有个校工端着张大课桌。打瞌睡的同学惊醒过来，大家起立，像是正用功被打断了似的。

校长做手势要我们坐下，然后，转身对学监小声说：

“罗歇先生，交给您个学生，先上五年级^①吧。功课、操行都好的话，再转到高年级，按年龄他该上高年级了。”

新生在门后墙角，我们几乎看不见。他是个乡下孩子，十五岁左右，个子比我们谁都高。头发沿额剪齐，很像乡村教堂里的唱诗童，样子懂事却很局促。肩膀不算宽，可是那件黑扣绿呢外套，抬肩处紧巴巴的，人不太自在；袖口开衩的部位，露出裸惯发红的手腕。浅黄色的长裤用背带吊得高高的，穿蓝袜子的小腿露了出来。脚上穿一双结实的皮鞋，擦得不亮，钉了好些钉子。

大家开始背书。他竖起耳朵听，专心得像在教堂听布道，不敢把腿架起来，也不敢把胳膊往桌上支。到两点钟，下课钟响了，学监不得不提醒他一声，让他加入我们的队列。

① 相当于初中二年级。

我们进教室有个习惯，就是把帽子往里扔到地上，好腾出手来；而且非得一进门就扔，从凳子底下飞过，还要碰着墙跟，扬起一片尘土。这才叫派头。

但这新生，不知是没留意这种做法，还是不敢照着做，祈祷已经完了，还把帽子放在并拢的膝上。那是顶不伦不类的帽子，有点像毛皮帽、有点像骑兵帽，又有点像圆筒帽、獭皮帽、棉布帽，反正是件寒碜玩艺儿，说不出的难看，活像一张表情让人看不透的傻瓜脸。帽子是椭圆形的，里面有撑条撑着；帽口有三道滚边，往上是交错拼接的菱形丝绒和兔皮，中间用红道隔开；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，以及硬纸板衬里的多角帽顶；顶上绣着图案复杂的饰带，从帽顶垂下一根细长细长的带子，下端吊着个金线编的小十字架作坠子。帽子倒是崭新的，帽檐闪闪发光。

“请站起来，”老师说。

他站起来，帽子掉了。全班笑开了。

他俯身去捡帽子。邻座的同学用胳膊肘一捅，帽子又掉了下去，他又捡了一回。

“别管你那顶战盔了吧，”老师说，他是个很风趣的人。

同学们哄堂大笑，弄得这可怜的孩子狼狈不堪，不知道应该把帽子拿在手上好，撂在地上好，还是戴在头上好。他重新坐下，把帽子放在膝上。

“站起来，”老师又说，“把你的名字告诉我。”

新生叽里咕噜，说了个听不清楚的名字。

“再说一遍！”

照样叽里咕噜又说了一遍，淹没在全班的喧哗声里。

“大声点儿！”老师喊道，“大声点儿！”

于是新生下了最大的决心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像呼唤什么人似的，扯着嗓门喊出这样几个字：夏包乏力。

教室里顿时闹开了，喧哗声 *crescendo*^① 响起来，还夹杂着尖叫（有人乱嚷，有人学狗叫，有人跺脚，有人学舌：夏包乏力！夏包乏力！），接着变成此起彼伏的个别音符，好不容易这才平静下来。但不时还会从某排座位上，冷不丁冒出忍俊不禁的笑声，东一声，西一声，就像还没燃尽的鞭炮。

然而，罚做作业的警告雨点般落下来，课堂秩序才渐渐恢复。老师又要新生把名字好好报一报，自己写出来，叫他一个一个字母拼读，再连起来读一遍，这才弄明白他的名字是夏尔·包法利，当即吩咐这可怜虫坐讲台前面的懒生凳。新生行动起来，正要去，又迟疑了。

“你找什么？”老师问。

“我的帽……”新生怯生生地说，不安地朝四下张望。

“全班罚抄五百行诗！”一声怒吼，就像那声 *Quos ego*^②，止住了一场新的风暴。“大家安静点！”老师怒不可遏，一边继续嚷着，一边从帽子里抽出手绢擦脑门。“至于你，新生，给我把 *ridiculus sum*^③ 抄二十遍。”

然后，他的语气缓和了些：

“哎！你的帽子嘛，会找到的，没人偷你的！”

① 意大利语，音乐术语，意为渐强。

② 海神的咒语。典出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史诗《埃涅阿斯纪》，第1卷第135行。

③ 拉丁语，意为“是可笑的”。

一切恢复平静。脑袋都俯在功课上。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小时，尽管不时有人用笔尖弹出小纸球，飞来溅在他的脸上。他只是用手摸摸脸，依然低眉垂目，纹丝不动。

上晚自习时，他从课桌里取出袖套，把文具理齐，小心翼翼，用尺在纸上画线。只见他学习认真，每个词都查词典，不厌其烦。大概，他就是凭着这股子用功的劲头，才不至于降班吧；因为，他的语法虽说过得去，可是造起句来却不敢恭维。他的拉丁文，当初是村里本堂神甫开的蒙，父母图省钱，拖得不能再拖了，才送他上中学。

他的父亲夏尔-德尼-巴托洛梅·包法利先生，原是一名助理军医，一八一二年前后，在征兵案件上受到牵连，不得不退役。他靠了个人天资，顺手牵羊，捞到一笔六万法郎的陪嫁，那是一个内衣商的千金看中他的仪表，给他带过来的。美男子，说大话，把马刺碰得铿锵响。络腮胡生得连着八字胡，手指上总戴着几个戒指，穿的衣服颜色光鲜，外表像条好汉，那股子见面熟的热络劲儿，又像个跑江湖的生意人。结婚头两三年，他全靠老婆的钱财过日子，吃得好，起得晚，用细瓷大烟斗抽烟，夜戏不散场晚上不回家，还是咖啡馆的常客。不料岳父死了，没留下什么遗产；他一气之下，办起了实业，结果亏了本，只好退居乡下，指望谋个出路。可是，他对种地，并不比织布在行，几匹马只供自己骑乘，却不打发它们去耕地；家里的苹果酒一瓶瓶喝完，却不运去卖钱；好鸡好鸭全部吃光，猪的油膘用来擦拭打猎的皮鞋。不久他就发现，一切发财的念头最好还是就此打住。

于是他每年出两百法郎，在科州和皮卡第交界的一个村子里，租了一处半像农庄半像住宅的房子。他闷闷不乐，懊

恼不已，怨天尤人，四十五岁起就闭门不出，说是厌倦尘世，决意只过清静日子。

他的女人从前爱他，爱得神魂颠倒，百依百顺，反倒把他惯得不冷不热。当年妻子有说有笑，无话不谈，一心相与，后来上了年纪，性子就变得（就像葡萄酒走了气，酸得像醋一样）别别扭扭，唠唠叨叨，喜怒无常。当初丈夫围着村里那些骚货娘儿们转，夜晚从污七八糟的地方，让人送回家来，烂醉如泥，酒气熏天，她看了心里那么难受，也没抱怨。后来，自尊心抬了头。于是她索性不言不语，忍气吞声，一直到他死。她奔波劳碌，忙个不停，今天去找律师，明天去见庭长，想着期票什么时候到期，就办好展期手续。在家里又是缝缝补补，洗洗烫烫，监督雇工，结账付钱；而先生呢，却无所用心，成天浑浑噩噩，还总像跟谁赌气似的，稍微清醒一点就对她说些无情无义的话，一个劲在火炉边抽烟，往炉灰里吐痰。

她有了孩子，只好送到奶妈家喂养。小家伙回来，惯得像个王子。母亲喂他果酱，父亲却让他光着脚丫子满地跑，甚至摆出哲人的样子，说他可以学幼畜，光着身子过日子。关于幼儿教育，这位父亲抱有某种男子汉的理想，所以处处与母亲作对，偏要按着他的这种理想去训练儿子，要用斯巴达人的方式，让他经受磨炼，炼出一副强健的体魄。他打发孩子去睡不生火的屋子，教他大口大口喝朗姆酒，教他朝着圣事队伍骂粗话。可是，这孩子天性温顺，辜负了他的用心。母亲总把他带在身边，给他剪硬纸块，讲故事，没完没了地跟他讲这讲那，快乐中有几分忧郁，絮絮叨叨，温情脉脉。她过得孤单寂寞，渴慕虚荣却又支离破碎，就把希望全

部寄托在这孩子身上。她梦想高官厚禄，看见儿子已经长大成人，有才有貌，当上了土木工程师或者法官。她教儿子读书，甚至弹着她的一架旧钢琴，教他唱两三首抒情歌曲。可是包法利先生不把文化教育当回事，见妻子这么做，总是说，不值得！难道他们有钱送儿子上公立学校？将来能捐个一官半职，还是能盘进一家店面？再说，一个男人，只要拉得下脸皮，在社会上不愁吃不开。包法利太太只好咬住嘴唇，孩子就在村里闲荡。

他跟在犁地的农夫后面，扔土块赶得乌鸦乱飞。他沿沟摘桑椹吃，拿一根竿子照看火鸡，收获季节翻晒粮食，在树林里跑来跑去，下雨天在教堂的廊檐下玩造房子，遇到重大节日，就央求教堂执事让他敲钟，把整个身子吊在那根粗绳上，荡来荡去好玩。

就这样，他长得如同一棵橡树，两手有劲，肤色红润。

十二岁上，母亲给他争到开蒙，请本堂神甫执教。可是，上课时间太短，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没什么效果。神甫要么是忙里偷闲，趁洗礼和葬礼中间的空隙，匆匆忙忙在圣器室，站着给他讲点功课；要么就是在晚祷之后，不出门时，打发人把学生找过来教。两人上楼，到神甫寝室里坐下，蚊子和蛾子绕着蜡烛飞来飞去。屋里暖和，孩子打起瞌睡来，老头子手搭在肚皮上，昏昏沉沉，不一会儿就张开嘴，打起鼾来。也有时候，神甫先生给附近的病人做完临终圣事回来，看见夏尔在田地里撒野，就把他叫住，在树阴底下开导他刻把钟，顺便让他练练动词变位。天上掉下雨点，或是有熟人路过，他们就打住。不管怎样，神甫对学生一直是满意的，居然还说小家伙记性挺好。

夏尔不能就这么下去呀。太太下了决心，先生有些不好意思，主要是嫌烦，竟不加反驳就让步了。但还是又拖了一年，等孩子行过初领圣体仪式。

一晃又是半年，第二年这才决定送夏尔上鲁昂中学。那是十月底，由他父亲亲自送去的，其时正逢圣罗曼庙会。

夏尔当时的情形，现在我们谁也记不清了。只知道他是个性情温和的孩子，该玩的时候就玩，该学的时候就学，到课堂用心听讲，回寝室安分睡觉，进饭堂就好好吃饭。他的家长联系人是手套街一个五金批发商，每月一次找个星期天，在店铺打烊之后，把他接出来，打发到码头散散步，看看船，然后七点钟一到，赶在晚饭之前送回学校。每星期四晚上，夏尔用红墨水给母亲写一封长信，用三个面团封口；然后他就复习历史笔记，或者看一本扔在自习室的旧书《阿纳喀尔席斯游记》^①。散步的时候，他跟校工聊天，那人像他一样，也是从乡下来的。

靠了用功，他在班上始终保持中不溜儿；有一回考博物学，甚至还得了个一等奖。可是，到第三学年末时，父母让他退了学，准备让他去学医，深信中学毕业的水平，他靠自学就能达到。

母亲到罗贝克河边^②相识的染匠家，给他在五楼挑了间屋子，讲定食宿费，弄来几件家具：一张桌子、两把椅

① 法国作家巴泰尔米（Jean - Jacques Barthélemy, 1716 - 1795）所著，成书于一七七九年。叙述古代西徐亚人阿纳喀尔席斯在希腊的游历。

② 鲁昂东区旧时小河，沿河有同名街道。小河现已填平。街上至今仍有医院。